

Thought and Language Appl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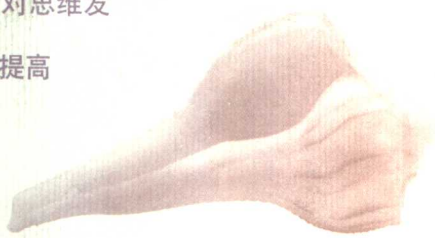
思维与语言运用

◆王占馥／著

说或写，听或读，都需要想。离开了想，说不了，写不成；离开了想，听不明，读不懂。一般地说，想什么，就说什么，写什么。“想什么”和表达的内容是统一的。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和表达的方法以及言语形式的组合和选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本书侧重围绕与“怎么想”关系最密切的“怎么写”、“怎么说”的问题，重点论述和分析了表达者是怎样根据自己的想法，选择、加工、调整、组合语言材料和选用句式的；同时也探讨性地谈了社会思维和语义接受的关系，语言运用对思维发展的促进作用。学习它，有利于提高语言运用能力，有利于提高言语交际效果，有利于提高文学作品的鉴赏水平。



广东教育出版社



Thought and

Language Application

思维与语言运用

◆王占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维与语言运用/王占馥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 5

ISBN 7-5406-5038-9

I. 思… II. 王… III. 思维—关系—语言艺术—研究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7902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大道)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18.375 印张 460 000 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7-5406-5038-9/H·91

定价: 30.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37606267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6440

序

陈建民

我和王占馥同志是1995年12月底在北京香山召开的“首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上相识的。在此之前，我看了他写的《语境学导论》和《语境与语言运用》，觉得颇有新意。人们虽然普遍对语境研究格外青睐，但是，还没有把它当作专门研究对象去研究，并尝试去建立一门新学科。所以，我邀请他参加这次研讨会。会上，他作了题为《略谈语境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性质》的发言，受到同行们的好评和重视。

之后，听说他以人才引进的方式，从内蒙调到杭州师范学院工作。接着，他又出版了《汉语语境学概论》、《境况语义学导论》。看了他的《境况语义学导论》，感到他在语义学研究方面，不少地方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创新之功，诚不可没。该书语料丰富，博征广证，确系佳作。

2001年春天，他写成《思维与语言运用》的书稿后，请我给他作《序》。说实话，这两年我身体欠佳，不敢过分劳累，一般情况下就不再写东西了。可是，一拿到占馥同志的书稿，还是忍不住一口气读了下去，读了之后又忍不住要写一写。

一、修辞学家提出，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选择词语要“准

确”。但是，怎样才算准确？准确的参照系是什么？前人都说得比较空泛，人们操作起来，就有许多困难。占馥同志依据“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言语生成特点，把选择词语的准确性和得体性结合起来，按照思维活动的意向，归纳了一系列选择词语的具体规律，在给这些规律命名时，同时也蕴含了准确、得体的参照系，一举两得，这样的研究对于指导语言运用确实更具有适用性。比方说，词语的选择有八个“化”：情绪化、情感化、情操化、情趣化、情态化、情状化、情景化、情理化。这些“化”，指明了思维活动的意向，符合情绪、情感、情操、情趣、情态、情状、情景、情理的特点，也蕴含着所谓“准确、得体”的参照系，即适应此时此地的情绪、情感、情操、情趣、情态、情状、情景、情理的心境和处境。这样，人们操作起来就有所遵循。

说到这里，我联想起一些实际用例。“爱人”这个词，原指情人、恋人。过去，结了婚的不称“爱人”，而称“先生、太太、夫人”（今天，海外华人社区仍保留这种用法），具有配偶义，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事。为什么使“爱人”具有配偶义呢？这是共产党人思维成果的表现。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出现了为共同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的革命伴侣，相亲相爱，他们之间该怎么称呼才好呢？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男女平等，一些对妇女有歧视色彩的称呼不宜使用，而上层社会流行的配偶称谓词“先生、太太、夫人”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况且，既不贴近群众，又反映不出革命者扭转乾坤的大无畏气概。因为“爱人”有“相亲相爱”和“最亲爱”的字面意义，于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党内就开始流行把自己的配偶称为“爱人”。这方面的例子还不少呢。1930年周恩来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说：“他们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都是勉其为党努力。”其中“爱人”这个词的选择，就是“情景化”了的，只有这样使用，才是得体的、准确的，因为它符合共产党人的新观念、新思想，符

合共产党人赋予这个词的感情色彩，符合共产党人的思维意向，从适应“情景”的环境看，所谓“准确”、“得体”的参照系，正是共产党人的新观念、新思想的氛围，是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社会环境。

11年前，基于对普通话有规范普通话与地方普通话之分的认识，我在“全国普通话与方言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推广与普及地方普通话”。地方普通话标准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把乡音乡调变为乡音京调，只要掌握有区别意义的儿化词和轻声，掌握1500个普通话常用口语词，那就足够了，也无须在写“辈份、身份”还是写“辈分、身分”等问题上举棋不定。很多南方方言里，“分—份”、“做—作”、“捡—拣”、“订—定”、“那么—那末”中形体各异，发音不同，它们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地方普通话既有规范普通话成分，又有“祖宗言”成分，最容易为方言区的人所接受。比如，在广东，推广我陈某人的广东普通话，也许会比推广电台播音员的标准普通话效果好（特殊职业例外）。推广和普及地方普通话可以激发方言区的人学说普通话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信心。那时候，我在会上说这一番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围攻”。为什么呢？我所选择的词语“推广与普及地方普通话”，是个体（或少数人）思维活动的成果，这个思维活动成果和群体思维活动成果——“普通话是一元化系统”和“推广规范普通话”发生了矛盾。我选择“推广与普及地方普通话”的词语是情理化的，只是这个思维成果与群体的思维成果在“情理”上有较大的区别。群体不接受我的思维成果，而要坚持他们的“情理化”选择，即选择推广“规范普通话”。“情理化”的内容不同，自然少不了“打嘴仗”。

按照占馥同志的这一理论，人们对不同词语的选择运用，都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所以，我认为他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实用价值。

二、占馥同志在研究思维与语言运用的关系时更注意到动态

性。不管是表达，还是理解，都离不开思维活动。“情动于中”毕竟在内，如何把“情思”转化为言语形式——“形于言”，变成外化了的物质形式，是需要经过思维活动进行语言编码的。如果离开人的思维活动，说话、写文章，就会乱七八糟，因为想清楚了才能说清楚，说清楚了才能写清楚。思维活动确实支配着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和言语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思维能力是发展语言的基础。占馥同志能够抓住思维和言语的关系，探讨各种思维活动对语言材料的选择、组合、加工、调整以及句式选用的支配作用，我以为是牵住了研究语言运用的牛鼻子。在这方面他能够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我看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他的研究成果势必给语言运用的深入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关于言语接受问题，过去大家在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少。其实，接受的问题特别重要，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听话人，面对言语形式，如何理解，如何再现发话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感情，是离不开思维活动的。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和发展，审美追求、审美期待越来越高，要求语言表达的艺术性也越来越突出。语言表达艺术性的明显特点是，语义的弹性越来越大了，语义的暗示性也越来越强了，因此，要准确地理解表达者的言语形式，再现表达者的思想和感情，对接受者的思维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例如，情和理的关系，语义的含蓄和暗示等，接受者不能通过分析和综合、演绎和推理、联想和想像等思维活动，把这些关系梳理清楚，怎么能做到接受呢？占馥同志的书里专门有“社会思维与语义接受”一章，探讨思维活动对语义理解的作用，确实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这也是瞅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啃硬骨头的精神所使然，这种啃硬骨头的精神难能可贵。

任何一部作品，不可能尽善尽美，本书也不例外。例如，民族的文化、历史和心理，对于语言运用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和制约的作用。这些文化、历史、心理究竟与思维之间具有哪些关系，它们对

于语言运用的影响，是综合的呢？还是单向的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也是必要的

这部书体大思精，值得人们一读。科学研究重在发现和创新，只要有新的角度和独到的见解，这就是创新。

是为序。

2002年7月

于国家语委

序二

常敬宇

6

我和王占馥教授未曾谋面。但是，相互赠书、通信，在学术交流方面也有多年交往。更因为在研究课题上有不少观点很相近，常常不谋而合，所以，我们是未曾谋面而神交很久的朋友。在他的《思维与语言运用》即将出版时，邀我写《序》，我很高兴为他的研究助一臂之力，并且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是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词汇啊，语法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是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13 页）吕先生强调研究“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正是抓住了语言运用研究的关键，因为“怎么使唤”是由语言转换为言语的一个重要的语言编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想什么，怎么想，直接影响着“使唤工具”的质量，它既影响表达的内容，又影响表达的形式。思维能力是一个人的智力核心。王教授在本书稿中说，思维能力同语言运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言语一旦脱离了思维，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物质形式外壳。思

维就是进行思考，它潜藏在内部语言之中，然后，外化为口头言语或书面言语，其内容是运用语言外化了的思维成果。他又说，“不管是说，还是写，言语都是信息的载体，在信息输出时，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没有思维这个‘加工厂’，就会在信息传递的言语链上出问题，反之，不管是听，还是读，没有思维这个‘加工厂’，同样，话语听不进，‘文章’读不懂，在信息输入时，同样也会出问题，可见，大脑的思维活动是一切言语交际的中心环节。”

很明显，语言虽然是思维的工具，是记录思维成果的符号系统，但是，思维也是影响语言运用的决定性因素，离开思维就无法进行语言编码，所以，研究“怎么使唤”的问题，首先就需要研究在语言运用中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

我曾经在拙作《论语义在词语搭配中的作用——兼谈词语搭配中的语义关系》中说过：“人们在说话之前，头脑中往往先有一个要求表达的意念，然后经过思维活动，通过含有特定概念的词语进行组合，最后就生成一句句的话语。这个由意念到话语的表达过程可用图示来说明：

意念→思维→词语→结构→句子→话语

|→语义→||→语法→||→话语表达|”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人们只是提出了一个命题，还没有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的研究。

王教授敏捷地发现了这一研究空白，倾注精力进行了大胆的有益尝试，这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我读了他的书稿之后，有如下感觉：

一、视野开阔，思路清晰

人的思维并不是简单的生理活动，它有着很鲜明的社会性质，因此，研究思维对语言运用的影响，研究在语言运用中思维活动的

规律，只看到形式逻辑的作用不行，还要看到辩证逻辑的作用。王教授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从一般的思维基本类型到社会思维、社会思维场、社会思维结构、社会思维方式等，都设置了专章专节，从宏观到微观，进行了比较细致、系统地分析、论述。通过这些分析、论述，我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层次，可以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思维，特别是社会思维，对语言运用的制约和影响；其中谈到的内容，从表达到接受，既有对语言编码的制约和影响，也有对语言解码的制约和影响，二者同时兼顾；谈到思维能力的大小对语言运用的影响时，既谈正面影响，也谈负面影响；在探索的过程中，虽然看出他“大胆探索”的气魄，但是，也处处看出“小心论证”的严谨态度，他非常重视论证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立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二、切中要害，微观深入

8 研究思维对语言运用的影响和制约，始终没有脱离语言本体，我们认为王教授抓住了研究的关键、要害之处。他从词语的选择、加工、调整到词语的组配、句子的组合、句式的选用，从语义的关系到语义的转移、语义的张力，都做了系列化研究。比如，词语的选择，从动态的角度，他分别介绍了语词“情绪化、情感化、情操化、情趣化、情状化、情态化、情景化、情理化”的选择思维活动情况；词语的组配中，分别介绍了“变位组合、变换组合、变异搭配、矛盾配置、超限组装、事理组合、转换搭配”等几个方面的组配思维特点。再以其中的“变异搭配”为例，他又分为十一个类型进行了论述，从词的变异搭配到短语的变异搭配，再到短语和短语的变异搭配，层层深入，精细入微，细针密线，缝合得扎扎实实，生怕有什么疏漏似的。我觉得这种微观的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可信度，增强科学性，有助于我们从方方面面了解思维对语言运用的支配作用，这无疑是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他的研究成果必

然对语言运用的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他的研究给我们的语言运用研究带来了新的空气，开阔了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领域，扩大了新的思维空间。

三、力求形象，强化动态

就本书稿内容看，学术性很强。但是，王教授的论述能够巧妙地把抽象的内容形象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思维是大脑反映客观世界的活动，在语言运用中，作为交际主体，不管是词语的选择、加工、调整、组合，还是句式的选用，都处于思维动态之中。怎样形象地既反映这种思维活动方式，让人一看就能心领神会，又能够体现出这种思维活动的动态特征，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教授独具匠心地运用了一些形象性强、动态感突出的语词。例如，在词语加工的方法中，有“顶梁换柱”、“乔装改扮”；在词语调整的方法中，有“张冠李戴”、“掐头去尾”；在语义转移的方法中，有“指桑骂槐”、“暗度陈仓”、“含沙射影”、“一箭双雕”等等。他在解释语言变异艺术的陌生化效果时说：“语言的变异使用，就相当于把人们习惯性的走路，变异成‘正步走’，变异成‘舞蹈’，变异成‘芭蕾舞’，变异成艺术。”言简意赅，一语道破，把人们的求异思维导致出来的变异言语现象，说得非常形象、生动，把艺术效果说得非常清楚、贴切。诸如此类，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过去，人们对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研究得多，对于思维和言语的关系研究得少，在此研究领域内，据我所知，把思维活动和运用语言之间的关系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进行摸索、探讨的，王教授是第一个，这种大胆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需要商榷的地方，在所难免；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还没有到位，也可以理解。学术发展的历史，是一步一个脚印登台阶的历史，任何一个人要跨越历史和个人认识上的局限，是很难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他已经站在了研究前沿，应该说，对后人的

研究，一定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是为序。

2002年8月

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目录

序一	陈建民	1
序二	常敬宇	6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思考		5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		28
第二章 思维		37
第一节 思维的基本方式		41
第二节 社会思维		73
第三节 社会思维场		123
第四节 社会思维结构		137
第五节 社会思维方式		161
第三章 社会思维与词语		176
第一节 词语的选择		180
第二节 词语的加工		225
第三节 词语的调整		245
第四章 社会思维与句法		272
第一节 词语的组配		275
第二节 句子的组合		344

第三节 句式的选用·····	385
第五章 社会思维与口语·····	427
第一节 思维畅通如流水·····	431
第二节 思维活跃易创新·····	438
第三节 思维混乱多语病·····	442
第六章 社会思维与语义接受·····	447
第一节 语义关系·····	464
第二节 语义张力·····	504
第三节 语义转移·····	531
第七章 语言运用促进思维发展 ·····	551
第一节 言语行为促进思维发展·····	553
第二节 言语促进思维发展·····	560
后记·····	570

第一章

引言



目前，在语言研究方面，在语言运用的研究方面，从理论结构本身来说，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语言运用的主体因素，即使注意到了，也只是简单地归结为交际目的，或者审美意识之类而已。实际上，语言运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运行过程，它包含着感知、认知、意志、欲望、情感等因素，它并不总是客体化和理性化的，而是高度主体化的，甚至是个性化的。语言运用的个性化表现在言语的多样性、丰富性、创造性上。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是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词汇啊，语法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是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13 页）吕先生强调研究“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正是抓住了语言运用研究的要害，因为“怎么使唤”是由语言转换为言语的一个重要的语言编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想什么，怎么想，直接影响着“使唤工具”的质量，它既影响表达的内容，又影响表达的形式。言语之所以具有多样性、丰

富性、创造性，就是因为“想”的不一样，“使唤”的不一样。

张志公先生曾经说：“讲知识往往是提出个名称术语、下个定义、举个例子拉倒。而这知识对提高口头和书面语言的能力有多大作用呢？不管。学语法，大不了可以分析分析长句子，改改‘病句’，除此而外，它能从积极方面有助于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吗？也不管。本来，把那些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训练听、说、读、写能力直接挂起钩是困难的。不止语法，学了音素、音位、元音、辅音、声母、韵母，平、上、去、入，对于提高口语能力起什么作用？学了明喻、隐喻、借喻、夸张、移就等等，对于提高读写能力又有什么作用？谁写文章的时候要先考虑用个什么修辞格？看来，这里需要一种过渡性的办法，乃至需要一种桥梁性的学科，把这两端联结起来。”（张志公《掌握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文汇报》，1992年6月12日）

2 其中所谈到的“桥梁性的学科”，就是指把表达者、接受者和语言运用联系起来的学科。不管是表达，还是接受，都需要思维活动；不管是口头交际，还是书面交际，都需要思维活动。研究思维活动与语言运用的学科，应该说，正是张志公先生所说的“桥梁性的学科”之一。

人的思维和语言一样，都是一种社会现象，从产生人类社会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存在了。没有思维，就很难想像人们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没有思维，就很难想像人的活动是一种合乎目的的活动。

语言是一个有组织结构规则、规律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运用它所形成的言语，可以传达人类对自然、社会的思维成果。那么，传达时主要受什么东西影响和制约呢？不同的思维方式。它直接制约词语的选择、加工、调整，直接影响句式的选用以及词语、句子的组合，直接影响语序的安排、表达手段的使用。也就是说，言语编码的过程，是一个在人们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框定下